

我的母亲

■首发作家 丁文书



作者简介:

丁文书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近百篇文章散见于《中国文艺家》《参花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鸭绿江》《西部散文选刊》《江苏教育报》《劳动时报》《淮海晚报》等报刊。散文《李老犟》被中学语文《全品作业本》选用,另有文章被选入中高考模拟试卷,诗歌《古城墙的穿越》“诗咏新时代 逐梦新征程”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奖。

母亲已逾鲐背之年。年轻的时候母亲总是默默地干着农活、忙着家务,对我们兄妹五人的工作与学习很少过问,但自从父亲1993年年底去世以后,母亲变了,她把家里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记在了心里、挂在了嘴边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老人家仍然喜欢管事,事无巨细,几乎到了不见效果绝不放心的程度。我们也曾多次劝说老母亲,让她不再过问家里日常,不再惦记子女冷暖,但都没有丝毫效果。

(一)

十几年前的一天,堂嫂从城里回了老家,一下公交车就风风火火直奔我家,看四下里无人,她小声对母亲说:“二妈,不好了,听说大哥下台了!”大哥是县城里普普通通的副科级公职人员,“下台”一词用在他身上显然有些不妥。但如果真像堂嫂说的那样,那就意味着大哥犯了错误,受到了处分,甚至失去了工作。大哥在军营里曾多次立功受奖,转业到地方后,经数次调整走上了县交通局副局长的岗位。大哥工作严谨认真,在交通系统口碑很好,为老家的发展也曾做出了一些贡献,这样一个“老先进”怎么可能犯下那么大的错误呢?母亲没读过一天书,但她知道“下台”的严重性。母亲赶忙问:“真的假的?不能瞎说啊?”“二妈,这话我怎么能瞎说呢!”堂嫂一副言之凿凿的神情。原来,堂嫂住在城区东门口,她家有一个邻居和大哥是同事,从邻居那儿确认消息后就赶忙回家好心告诉了母亲。

那时候母亲独自居住生活。听到大哥被“下”的消息后,立刻像傻了一样,一个人呆坐在凳子上半天没讲一句话。堂嫂吓得不敢,不停地劝慰着母亲。过了好一会儿,母亲才缓过神来,喃喃地说:“你回去吧,我去问问文兰(我家大姐)!”

大姐听了消息也慌了神,赶忙打电话给大哥。终于知道大哥并没有“下”,依然正常上下班,只是到了规定年龄,不再担任副局长了。母亲仍然不放心,但也没有其他办法。也难怪母亲那么紧张,因为在我们家大哥是长子,是家里的顶梁柱,他如果犯了错误,仿佛一大家人的天都塌了下来。

几天后,又一个周末,大哥乘车回家,依然是神采奕奕,依然是谈笑风生,压在母亲心中的那块巨石这才算真正落到了地上。

(二)

家里面的大事母亲过问过也就罢了,像剪头发这样的小事情老人家竟然也要一问到底。我以前一直留着比较长的头发,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为了跟风,追求时尚,甚至留下了像郭富城那样的中分齐耳长发,轻轻吹气,额前的长发轻轻飘动,自我感觉非常的惬意洒脱。几年前夏天的一天,在理发师傅和夫人的一再鼓动下,我忐忑地让师傅尝试着剪一次板寸短发。戴上眼镜靠近玻璃镜一看:呵,形象焕然一新,感觉特别清爽舒服。真精神!我不禁有些喜形于色了。

问题来了,回到老家后没有通过母亲的“审核关”。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每次回家,母亲都是见一次说一次,有时甚至是饭前说,饭中说,饭后还要说。喋喋不休,似乎没完没了。大姐笑着说:“妈就这样,你不留长了,就等着挨数落吧,保准叫你耳朵里能听出老茧子出来!”为了让母亲不再操心,不再唠叨,我狠下心又一次蓄起了头发。说实话,剪短发容易,留长发却很

难。习惯了短发,头发稍长一些就感觉非常别扭,总感觉像帽子一样捂在了头上。好不容易,头发终于留长了。又一次回家,分明看到老母亲眼睛中满满的亮光。我在老家的几个小时,老人家的脸上全都挂满了笑容,好像遇到了多大的喜事一样。

我猜测,母亲是怕我变了,似乎长发才是我,短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

(三)

去年春节回家拜年的时候,二哥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。四年前的夏天,他从上海请假回家农忙。有一天中午,天气特别炎热,屋外骄阳似火,只能听到知了无精打采的聒噪声。屋里的电风扇呼呼地转动着,母亲坐在下面仍然习惯性地摇着芭蕉扇,还不时用肩上的湿毛巾擦一擦脸上的汗水。家门前半亩自留地的黄豆秸摊放在院中的水泥地上,等着晒干后再捶打,扬晒。啪啪,啪啪,豆角的爆裂声清脆悦耳,一粒粒金黄的豆粒不惧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,迫不及待地钻出“母亲”的怀抱,蹦跳出来。一点多钟的时候,母亲便左一次右一次地催促道:“文高,豆子能捶了!”二哥也一次又一次地解释:“天太热,等凉快一些的。不着急,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。”老母亲见催促没有效果,竟然自己找来木棍,走进蒸笼一样的室外,用力捶打起来。二哥苦笑着,硬着头皮从母亲手中接过木棍。母亲踩着黄豆秸回到屋里,一会儿竟然又找来木棍和二哥一起捶打。二哥没有劝阻,他知道,任凭他怎么劝说母亲也不会听。

(四)

家里有三个晚辈,都已过了而立之年,但好像都没有急着谈婚论嫁的意思。母亲又开始唠叨:“你看看你们,都多大岁数了!拖,拖,看你们能拖到什么时候?以后有你们后悔的日子!”孩子们回家见到祖母一再催婚都有些厌烦,但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,全都笑着,嘴里不住地应和着:“快了快了”。“快了快了,都几年过去了,也没见你们把对象带回家!”母亲嘴里还是在不停地责怪着。

侄儿有一次过节回家看望老人家。母亲见面后没说一句夸奖的话,开口就说:“你照照镜子去,小胡子留那么长,显得太老气!”

去年,外甥在外地买了新房,母亲听说后又开始唠叨:“到银行贷那么多的钱,什么时候能还清?压力是不是很大?”

……

这就是母亲,她的唠叨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扑面而来,让你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。

(五)

上一次和大哥开车回老家,无意中提到了母亲的唠叨,我的语气中有些抱怨的意思。大哥愣了一会儿,说道:“老母亲爱操心其实是一件好事。你想想,九十三岁的年纪还能心明眼亮,一点不迟钝。对我们子女来说,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?再说了,我们兄妹几个人也都老大不小的了,这时候还能得到老母亲的关心,又何尝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呢?”

大哥的话让我茅塞顿开,心里不免有些惭愧。清末徐熙《劝孝歌》有诗曰:“老母一百岁,常念八十几。”母亲的“多管闲事”也是人之常情啊!我突然想,母亲,您能操心就继续操心吧。十年,二十年……我们永远都愿意听到您的唠叨声。